



台北的陽光，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在風上叫騷春，

探索文化·肯定佳作

ISBN 957-8493-83-5 (857.7)



00180



9 789578 493834

定價180元



騷動小說 10

林慶昭◎著

台北惡男

自序——

找回赤子之心

記得有次搭公車，在車上看見一位年輕的母親，手裡抱著四歲多的孩子。那位可愛的小男孩坐在媽媽的膝前，用著軟軟的語調訴說他從幼稚園老師口中聽來的童话故事。

關於蛇王子的傳說。

最後聽出端倪，卻費了好大的勁，但我仍然仔細聆聽，害怕錯失掉那麼好聽的故事和真摯的聲音。

小男孩天真逗趣的模樣，加上語意不清的發音，說說停停、斷斷續續、邊想邊搖頭，毫無矯飾，展露了生命中最真實的一面，招來無數乘客注視的眼光，被那稚氣的動作吸引。

沒錯，小孩子的天真可愛，從他們童稚的臉蛋和表情，一點也找不到

暴戾和狡詐，只看見充滿赤子的誠摯和祥和，絲毫沒有被污染的惡習。因為他有媽媽無微不至的愛。

可是，時間一久？愛減少了。

這個社會變了，不再單純和溫暖，人心失去善良與尊嚴，取而代之，是個醜陋混亂的社會，一切都變了，帶來了貪婪和自私的習性。於是，生活在這個多樣化的環境下，似乎沒有不可能不會發生的事，只是，一旦發生了，一般人只探及表面的假象，而很少人去思索它內心的真實，只是冷眼旁觀，反正事不關己。

因為，這個社會愈來愈缺少愛。

選擇這樣的一個題材，它的確很寫實、很殘酷、很禁忌，也很大膽，也許有人對主角的遭遇不以爲然，或者對某些人物的行爲嗤之以鼻。但不可否認，它真實記錄這個社會上某個角落；有一些人正以他們的生活方式努力活著。

雖然每個人活著的方式不同，但一定都渴望活得快樂吧！

快樂是需要的，不管他是風風光光；還是卑微渺小地活著。他們都需要愛，需要很多的愛。

沒有愛，造成許多的悲劇，沒有愛，心生無數的憎恨。

所以，任何人都不能沒有愛。於是，當學著愛自己時，也不要吝嗇多給別人一些愛，用真誠的心去看待每一件事，以體諒的心去對待每個人，這也是這本小說僅有的價值。

感謝探索出版社的知遇之情，讓小說家能藉此機會認識更多的人，獲得更多的關心，也許他就在你身旁。

如果你願意，就讓我們一起找回赤子之心，認真去愛！

幻夢有一天終究毀滅。

於是，他決定逃離。

離開台北燈紅酒綠的生活圈，搭著不知名的列車到不知名的地方。就讓車窗外疾厲駛過的影像迅速地被丟棄在記憶之外。

去吧！漂浮的靈魂。

0

風冷冷地迎面襲來，吹著俊平滿頭亂髮。

夜色還來不及觀賞，窗外就像狂速的落山風疾厲地刮過遼闊的土地，呼嘯一聲的飛咻疾逝，只留下些許迴旋的殘風與一片漆黑的夜幕。

夜，靜得可以，寧謐中透著蒼涼的感覺，還有一份詭異。

說不上來的冷寂，就像小時候一個人孤孤單單守著空屋，只有一抹瘡闇的黑相陪。偶爾從隔壁人家傳來嬉鬧的笑聲與喧嘩吵鬧，只是徒增他內心的孤獨。他很想體驗這種簡單的氣氛，盼了長久卻得不到。

還好，今晚他耐得住。

再大的寂寥與空洞的孤零，對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。雖然他曾經狠狠嘗過一份溫馨且愉快的滋味，不過總歸回到原點，克盡他命中註定漂泊的本份，獨自一人流浪飄零。

坐在火車上，伴著行駛在長長的鐵軌上發出轟隆轟隆的滾動響聲，好像波濤洶湧的浪潮狂嘯地拍打岩石，破壞了夜的寧靜。

其實，俊平不敢計較太多。反正一長串的列車奔馳在北迴鐵路的軌道上，偌大的車箱零零落落坐沒幾個人，加上車內黯淡的燈光，心底悄悄感染了一份別人不會輕易察覺的荒涼與孤寂，就像虎視眈眈的非洲獅，隨時趁著動物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偷撲襲。

似乎坐這樣的夜車，沒有資格說夜的不好。

只是，俊平想到天一亮，自己將抵達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，舊憶新愁彷彿是手裡使勁甩出的陀螺，盤旋在腦海轉啊轉啊，依然轉不出生命交錯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。

痛苦與快樂並存著，但顯然苦多於樂。這是他多年來一直投注心血去改變的現狀，也很慶幸有了些微的轉變，可惜功虧一簣，他失敗了。人與上天搏鬥的下場，往往需要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，但不見得有回報。

浮光掠影的片斷，一一呈現。

那種滋味像是失去了什麼，又怕尋不回什麼，是份落空，更是期待。既然上天不願手下留情可憐他，他也無話可說。

畢竟，為時遲矣。

好比美麗的彩蝶被頑皮的小孩捉住了，關在透明的玻璃瓶裡，飛不出去了。雖然看得見那片藍藍的天，卻只能發出呼呼的悲鳴。彩蝶失去飛翔的天空，猶如停棲在藥水浸漬下的標本，睡覺時，死去時，永遠睜著闔上的眼睛，萎縮成悲哀的軀體。

困住了，飛也飛不去。

俊平想，自己何嘗不是如此呢？現在的他，充其量不過是一隻欲振乏力的可憐昆蟲，在死亡的邊緣苟延殘喘。活得愈久，只是掙扎得愈苦，沒

有人會同情你，放你一條生路。

一切都是做繭自縛。只不過，俊平怎麼也沒有料到自己會有這麼一天，帶著一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愛滋病，去到一個不認識的地方，拋棄心愛的人，靜靜等待死亡的來臨。

*

*

*

很多時候，俊平是不明白的。陷於愛與不愛，愛男人或女人的掙扎中，他封閉了自己，以冷血動物般的無情面對週遭的人事物。

許多不幸的例子，包括發生在他身上的慘痛經驗，讓他本能抗拒所有的愛，不輕易相信別人，尤其是女人。

可是，很難解釋的理由，當他認識了意萱後，終於尋覓到他心中理想的對象，也一掃心中的疑慮。結果證明，他是愛女人的，只是因為母親及大嫂的事件，讓他沒有勇氣去愛，也不敢真正去愛。

一旦真正去愛了之後，俊平體驗到愛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有人會為你噓寒問暖，關心你的一舉一動。

從小至大，他缺少的不正是這個嗎？

難得，意萱不嫌棄他的過去，願意給他一個機會，他才有機會分享愛情的喜悅。

那種感覺是微醺的，很醉人，比賺再多的錢都令人興奮。

「願意嫁給我嗎？」俊平從衣袋裡拿出一個盒子，打開盒蓋，取出一枚閃亮光芒的戒指：「這是我的一點心意。」

「太快了，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年，你讓我考慮考慮。」意萱陷入思考。

「爲什麼？難道妳不相信我，我對妳是真心的。」

「不是，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。更何況——」

「何況什麼？」

意萱欲言又止，很難說出口。後來經不起俊平的再三追問，才緩緩地說：「不瞞你，最近我的家庭出了一些問題。」

「什麼問題？」俊平馬上接著說：「如果是錢的問題，妳不用擔心，我這裡有。」

意萱搖頭。

「不是缺錢，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我母親生病住院，我必須照顧她，還有我弟弟正在當兵，所以我暫時還沒考慮結婚的事。」

「沒關係，多久我都願意等，直到妳答應。」

意萱的體貼和善解人意，讓他暗自發誓，無論花多長多久的時間，他都會毫無怨尤地等下去。這是他的夢，建立一個美滿家庭的夢，他絕對不能放棄。

*

*

*

靠在不太柔軟的椅背上，背部有點麻木了。

是啊！再怎麼麻木不仁的人，到了今天這步田地，也會有所知覺，懺悔以前種種的罪惡。

不過，懺悔歸懺悔，對罪孽深重的人來說，依然一文不值。

痛苦活著，不如死了。

俊平疲憊地想著，習慣性地從上衣的口袋掏出一包菸，然後不管適不適合，他大大方方地拿起打火機，噹的一聲逕自點燃一根含在嘴裡，悠閒地抽起菸來。

悠閒嗎？

不，其實俊平的心底是一團糟。他知道生命的底層藏著不可知的陰暗與晦澀，一路走來，跋涉千山萬水，歷盡無數風霜，到頭來仍闖不出長長黑暗的深淵。疲於奔命，只不過是落到困獸之鬥的悲哀。

還有，筋疲力盡。

（肉慾橫流，狂肆放浪。）

在人類賦予的天性與本能下，床沿上兩個飢渴的身軀交纏一起，他濕滑的舌尖沿著她耳後的柔嫩皮膚吮著，不時咬咬她柔軟的耳廓。

然後慢慢的、灼熱的、乾燥的四片嘴唇，很快便在雙方的唾沫下變成了濕潤一片。

她沒有動，不抗拒，不作聲。他一隻手放進她穿著短裙的大腿上，手

指用力搓撫著她的下體。

她不斷扭著腰，聳著盤骨，一雙手游移在膨脹欲裂的乳房上，手心冒著汗，來回摩擦挺立的乳蕾，一陣陣的麻癢，令人銷魂。

一次又一次，急促的呼吸，痛快的呻吟。

嘴對嘴，鼻子擦鼻子，小腹下，在男女高隆的部位，磨盤交轉，正享受汗水淋漓的快感。

激烈啊！爽快啊！滿足啊！）

自私，貪婪，醜陋，沉淪的軀體。

一如從天堂墜入凡間的折翼天使，註定生活在煉獄中，受苦受難，歷盡各種煎熬。

不過，這都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誰。當然，也沒有人會幫你承擔。

俊平想著，不免感慨起來，在往後僅剩的日子裡，沒有了親人，也遠離了愛人，再也不能和以前一樣，快快樂樂地相聚一起，享受愛情的歡愉。

沒有陽光的日子，只有黑暗，如何快樂得起來。

一想到這裡，俊平愈發無法忍受這種被拋棄的滋味，一個人獨處沒人陪伴的寂寞。然而他滿是受創的身心，早已無顏面對周圍的人，面對社會，甚至面對全世界。

如愁雲籠罩，陰霾密佈。

【台北報導：根據衛生署最新統計，台灣地區目前已有1274愛滋感染者，在這些個案中，已發病者為四百位，屬於本國籍者為1135人，其中已有280人死亡（其中223人是因愛滋病發而死亡，14位因自殺而死亡）。衛生署指出，台灣地區愛滋病感染途徑模式絕大部份是經由性行為傳染的，扣除一些感染因子不詳的個案，從1991年起，高達97%。同時衛生署更指出，「嫖」這個行為，已經是台灣愛滋散佈最大的來源。到目前為止，已有354位男性因為嫖妓而感染了愛滋病，而台灣目前所出現的40對夫妻之間乒乓傳染的個案中，其中有30位先生曾有嫖妓行為。此外，因嫖妓而感染的男士中，除了222位是國內嫖妓所導致的，有132位是國外嫖妓所感染，嫖妓的地點以泰國居多，此外是其它東南亞國家與大陸、美國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非洲

等地。」

永遠不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，因為太陽不見了。

自作自受！

沒錯，這是一個翻臉不認人的時代。生活在這個社會需要很大的勇氣，離開這個社會更需要很大的力氣。沒有人會理睬你，也沒有人會恭送你，而再多尖銳苛薄的字眼也不足以形容這種現象。

反正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只要曾經是受害者，都不難體會。所以，習慣就好。

獨自抽著煙，俊平思考這些無聊的問題，只是不免懷疑，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？恐怕落到今天這個下場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

◎泰國·曼谷

誘人的霓虹光彩，為曼谷的夜妝扮幾分詭異的氣氛。

順著一道蜿蜒鋪著紅色地毯的階梯而上，樓梯盡處站著兩位打扮帥氣

瀟灑的男士等候，隨即帶著俊平等一行人往舞池盡頭的包廂之間，如果喜歡只要跟經理講一聲，馬上就引你進入密室，進行一場激情大膽的桃色交易。

俊平在神秘的氣息中躺著。好像只是一具軀殼，任人宰割。

他的手臂環抱著她，他的身體壓在她的上面，他濕潤的嘴唇緊貼著她的豔唇，他飢渴的身軀緊壓著觸摸著她，是這樣的近，這樣的緊。

吮——吮——吮的急促聲和唾液的交流聲響遍周圍。

他的手從她緊身的衣領口滑入——粉紅色的綿質布料下，有一隻手來回不停的翻騰，攪動著。

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女人，卻不會令他感覺不安和不信任，因為只是純感官的享受。

這一想，當一陣翻雲覆雨之後，他在她溫熱的乳房上輕輕喘息著。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我需要這個……？」

最後他在疲倦的快感中激醒轉身了過來，而從她的身上抽出時，他突

然覺得，那好像是他把她遺棄了，有一絲罪惡感。

他感覺到這份隱約中的痛快，是說不出的痛。

在微弱的燈光中，他拿起她的衣服蓋在她的上身。他自己站了一會兒，整理好衣服後，然後安靜地把門打開，走了出去。

暈眩的燈光，七彩的煙霧，閃爍的霓虹，震耳的音樂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灼熱感……。

罪惡的根源，淫穢的始末，歷歷在目，如影隨形。

停止思索，俊平的額頭沁著冷汗，滿臉疑慮，心事重重。

突然，閃過一個念頭，俊平納悶著這節車廂是不是禁止抽煙呢？不然怎麼沒聞到週遭香菸瀰漫的氣味，只有自己反覆吞吐的白煙漫漫和冷空氣低迴的對話，僵住著呼吸不太順暢的損壞了的支氣管。

可能，心早飛散了。化爲愁腸，寸斷碎裂。

以至於單純的忘記自己搭乘的是普通車，每站都停，又無空調設備的